俠義傳

俠義傳卷五

二十一回　擲人頭南俠驚佞黨　除邪祟學士審虔婆

且說邢吉正在作法忽聽得腦後寒光一縷急將身體一閃已然看見展爺目光炯炯殺氣騰騰一道陽光直奔瓶上所謂邪不侵正只聽得拍的一聲響亮將個瓶子炸爲兩半老道見他法術已破不覺噯喲了一聲栽下法臺展爺恐他逃走翻身趕下臺來老道剛然爬起要跑展爺拍後就是一腳老道往前一撲爬在地下展爺即上前從腦後手起劍落已然身首異處展爺斬了老道從新上臺來細看見桌上汚血猥藉當中有一個木頭人兒連忙輕輕提出低頭一看見有圍桌便扯了一塊將木頭人兒包裹

好了揣在懷內下得臺來提了人頭竟奔書房而來此時已有五鼓之半且說龐吉正與龐福在書房說道今日天明已是六日明日便可成功雖然報了殺子之讐只是便宜他全屍而死剛說至此只聽得哎喲的一聲把槅戶上大玻璃打破擲進一個毛茸茸血淋淋的人頭來龐吉猛然吃這一嚇幾乎在椅子上栽倒傍邊龐福嚇縮作一團遲了半晌並無動靜龐賊主僕方纔仗着膽子掌燈看時却是老道邢吉的首級龐吉忽然省悟這必是開封府暗遣能人前來破了法術殺了老道即叫龐福傳喚眾人四下裡搜尋那裡有個人影只得叫人打掃了花園埋了老道尸首撤去法臺忿忿悔恨而已且說南俠離了花園來

至墻外樹上將包裹取下拿了大衫披在身上直奔開封只見內外燈燭輝煌俱是守護相爺連忙叫人通報公孫先生聞聽展爺到來不勝歡喜便同四勇士一併迎將出來剛然見面不及敘寒溫展爺便道相爺身體欠安麼公孫先生詫異道吾兄何以知之展爺道且到裡面再為細講大家拱手來至公所將包裹放下彼此遜坐獻茶已畢公孫策便問展爺何以知道相爺染病請道其詳南俠道說起來話長眾位賢弟且看此物便知分曉說罷懷中掏出一物連忙打開卻是一塊圓桌片兒裡面裹定一個木頭人兒公孫策接來與眾人在燈下仔細端詳不解其故公孫策又細細看出上面有字仿彿是包公的名字與年

庚不覺失聲道噯喲這是使的壓魔法見罷展爺道還是老先生大才猜的不錯眾人便問展爺此物從何處得來展爺纔待要說只見包興從裡跑出來道相爺已然醒來今已坐起現在書房喝粥呢派我出來說與展義士一同來的呌我來請進書房一看不知展爺來也不曾大家聽了各各歡喜原是燈下圍繞著看木頭人見包興未看見展爺到是展爺連忙站起過來見了包興包興只樂得心花開放便道果然展爺來了請罷我們相爺在書房恭候呢此時公孫先生同定展爺立刻來至書房恭見包公包公連忙讓坐展爺告坐在對面椅子上坐下公孫主簿在側首下位相陪只聽包公道本閣屢叨義士救護何以酬

張郎如今若非義士我包某幾乎一命休矣從今後務望義士常在開封扶助一二庶不負渴想之誠展爺連說不敢不敢公孫策在傍答道前次相爺曾差人去到尊府聘請吾兄恰值公出未回不料吾兄今日纔到展爺道小弟萍踪無定因聞得老爺拜了相特來恭賀不想在通真觀聞得老爺得病原由故此連夜趕來果然老爺病體全愈在下方能畧盡微忱這也是相爺洪福所致包公與公孫策聞聽展爺之言不甚明白問通真觀在那裡如何在那裡聽得信呢展爺道通真觀離三寶鎮不遠便將夜間在牆所聽見小道士與婦人的言語聽此急急趕到太師的花園正見老道拜壇瓶子炸了將老道殺死包了木人前

來滔滔不斷述說了一遍包公聞聽如夢方醒公孫策在傍道如此說來黃寡婦一案也就好辦了一句話提醒包公說是呀前次那婆子他說不見了女兒莫非是小道士偷拐去了不成公孫策連忙稱是相爺所見不差復又站起身來將遞摺子告病聖上欽派陳林前來看視并賞御醫診視一件稟明包公點頭道既如此明日先生辦一本叅奏的摺子一來恭請聖安銷假謝恩二來叅龐太師善用魘魔妖法暗中謀害大臣即以木人并殺死的老道邢吉為証我于後日五鼓上朝呈遞包公吩附已畢公孫策連忙稱是只見展爺起身告辭因老爺初愈惟恐勞了神思包公便叫公孫策好生欵待二人作別離了書房此時

天已黎明包公署處歇息自有包興李才二人伺候外面公所內展爺與公孫先生王馬張趙等各敘濶別之情展爺又將新聞相爺欠安的情由述說一遍大家聞聽方纔省悟不勝歡喜雖然熬了幾夜未能安眠到了此時各各精神煥發把乏困俱各忘在九霄雲外了所謂人逢喜事精神長是再不能錯的彼此正在交談只見伴當人等安放杯筷擺上酒餚極其豐盛那是四勇士與展爺見包公之時便吩咐厨房趕辦餚饌一來與展爺接風撣塵彼此大家慶賀因這些日子相爺欠安鬧的上下沸騰各各愁腸焦燥誰還拿飯當事呢不過是喝幾杯悶酒而已今日這一暢快真是非常之樂換盞傳杯高談濶論說到快活

之時投機之處不由的哈哈大笑歡呼振耳惟有四爺趙虎比別人尤其放肆杯杯滿盞盞乾樂的他手舞足蹈未免的醜態畢露包興忽然從外面進來大家彼此讓坐包興滿面笑容道我奉相爺之命出來派差抽空特來敬展爺一二杯展爺忙道豈敢豈敢適纔酒已過量斷難從命包興那裡肯依趙虎在旁攛掇定要叫展爺立飲三杯還是王朝分解叫包興滿滿斟上了一盞敬展爺展爺連忙接過一飲而盡大家又讓包興坐下包興道我是不得空兒的還要覆命相爺公孫策問道此時相爺又派出甚麽差使呢包興道相爺方纔睡醒喝了粥吃了點心便立刻出籤叫往通真觀捉拿談明談月合那婦人並傳黃寡婦

趙國盛一齊到聚大約傳到就要升堂辦事可見相爺為國為民時刻在念眞不愧首相之位實乃國家之大幸也包興告辭上書房回話去了這裡眾人聽見相爺升堂大家不敢多飲惟有趙虎已經醉了連忙用飯已畢公孫策便約了展爺來至自已屋內一壁說話一壁打算參奏的摺底此時已將談明談月並金香玉香以及黃寡婦趙國盛俱各傳到包公立刻升堂喊了堂入了座便吩咐先帶談明卽將談明帶上堂來雙膝跪倒見他有三旬以上形容枯瘦舉止端詳不像個做惡之人包公問道你就是叫談明的麼快將所做之事報上來談明向上叩頭道小道士談明師傅邢吉在通眞觀內出家當初原是我師徒三

入我師傅那吉每每行些暗昧之事是小道時常諫勸不但不肯聽勸反加責處因此小道憂思成病不料後來小道有一族弟他來看覷小道因他賭博嫖娼無所不爲鬧的甚是猥㺴原是探病爲由前來借貸小道如何肯理他呢他便哀求啼哭誰知被師傅那吉聽見將他叫去不知怎麼三言兩語也出了家了登時換了衣服鞋襪起名叫作談月曖喲老爺呀自談月到了廟中我師傅如虎生翼他二人做的不尷不尬之事難以盡言後來我師傅被麗太師請去却是談月跟隨小道在廟看守忽見一日夜間有人敲門小道連忙開了山門一看只見談月帶了個少年小道士一同進來小道以爲是同道不然又不知是他

師徒行的甚麼鬼祟小道也不敢管關了山門便自睡了
至次日小道因談月帶了同道之人也應當見禮小道便
到跨所進去一看就把小道嚇慌了誰知不是道士却是
個少年女子在那裡梳頭呢小道纔要抽身却見談月小
辭回來便道師兄旣已看見我也不必隱瞞此女乃是我
塘裡帶來無事便罷如要有事自有我一人承當惟求師
兄不要聲張就是了老爺想小道素來受他的挾制他如
此說小道還能管他麼只得諾諾退去求其他不加害於
我便是萬幸了自那日爲始他每日又到龐大師府中去
他便將跨所封鎖同來時便同那女子吃喝耍笑不想今
日他剛要走就被老爺這裡去了多人將我等拿獲這便

是實在事跡小道敢作証見再不敢撒謊的老爺聽罷暗暗點頭道看此道不是作惡之人果然不出所料便吩咐帶在一傍便帶談月只見談月上堂跪倒老爺留神細看見他約有二旬年歲生的甚是俏麗兩個眼睛滴溜嘟嚕的亂轉已露出是個不良之輩了又見他滿身華裳更不是出家的形景老爺將驚堂木一拍道姦人婦女私行拐帶這也是你出家人作的麼講談月纔待開言只見談明在傍厲聲道談月今日到了公堂之上你可要從實招上去我方纔將你所作所爲俱各稟明了一句話把個談月噎的到抽了一口氣只得據實招道小道談月因從那黃寡婦門口經過只見有兩個女子一個極醜一個猥倭小

道便留心後來一來二去漸漸的熟識每日見那女子門前站立彼此俱有眷戀之心便暗定私約悄悄從後門出入不想被黃寡婦撞見是小道多用金帛買囑黃寡婦便應允了誰知後來趙家要迎娶黃寡婦着了急了便定了計策就那日迎娶的夜裡趁着忙亂之際小道算是俗家的親戚便將玉香改粧私行逃走彼時已與金香說明他原是長的醜陋無人聘娶莫若頂替去了到了那裡生米已成熟飯了他也就反悔不來了心想是個巧宗兒誰知今日犯在當官說罷往上磕頭包公問道你用多少銀子買囑了黃寡婦談月道紋銀三百兩包公問道你一個小道士那裡有許多銀子呢談月道是偷我師傅的包公道你

師傅那有許多銀子呢談月道我師傅原有魘魔神法百發百中若要害人只用桃木做個人兒上面寫着名姓年庚用污血裝在瓶內我師傅做起法來只消七日那人便氣絕身亡只因老包說至此自已連忙啐了一口呸呸只因老爺有殺龐太師之子之仇龐太師懷恨在心將我師傅請去言明做成此事謝銀一千五百兩我師傅先要五百兩下欠一千兩等候事成再給包公聽罷便道怪得你還要偷你師傅一千兩與玉香遠走高飛作長久夫妻呢這就是了談月聽了此言吃驚不小此話是我與玉香說的老爺如何知道呢必是被談明悄悄聽去了他那裡知道牆坳裡有個展爺與他洩了底呢先將他二人帶將下

去吩咐帶黃寡婦母女上堂不知如何審辦且聽下回分解

二十二回　金鑾殿包相恭太師　耀武樓南俠封護衛

且說包公審明談月吩咐將黃寡婦母女三人帶上來只見金香果然醜陋不堪玉香雖則俏麗甚是妖淫包公便問黃寡婦你受了談月三百兩在於何處黃寡婦已知談月招承只得吐實稟道現藏在家中櫃底內包公立刻派人前去起贓將他母女每人拶了一拶發在教坊司毋爲虔婆暗合了貪財賣姦之意女爲娼妓又遂了倚門賣俏之心金香自慚貌陋無人娶娶情愿身入空門爲尼贓銀起到賞了趙國盛銀五十兩着他另行擇娶談明素行謹

便即着他在通真觀為觀主談月定了個邊遠充軍候恭奏下來質對明白再行起解審判已明包公退堂來至書房此時公孫先生已將摺底辦妥請來包公看了又將談月的口供敘上了幾句方叫公孫策繕寫預備明日五鼓恭奏至次日天子臨軒包公出班俯伏金堦仁宗一見包公滿心歡喜便知他病體全愈急速宣上殿來包公先謝了恩然後將摺子高捧謹呈御覽聖上看畢又有桃木人兒等作証不覺心中輾轉道怪道包卿得病不知從何而起原來暗中有人陷害又一轉想龐吉你乃堂堂國戚如何行此小人暗昧之事豈有此理想至此即將龐吉宣上殿來仁宗便將參摺擲下龐吉見龍顏帶怒連忙捧讀不

由的面目更色雙膝跪倒惟有俛首伏罪而已聖上痛加申飭念他是椒房之戚着從寬罰俸三年天子又安慰了包公一番立時叫龐吉當面與包公陪罪龐賊遵旨不敢違背只得向包公跟前謝過包公亦知他是國戚皇上眷顧而且又將他罰俸也就罷了此事幸虧和事的天子纔化爲烏有二人從新又謝了恩大家朝散天子還宮包公五六日未能上朝便在內閣料理這幾日公事只見聖上親派內輔出來宣旨道聖上在修文殿宣召包公包公聞聽即隨內輔進內來至修文殿朝了聖駕天子賜坐包公謝恩天子便問道卿六日未朝朕如失股肱不勝鬱悶今日見了卿家方覺暢然包公奏道臣猝然遘疾有勞聖慮

臣何以克當天子又問道卿恭揩上義士展昭不知他是何如人包公奏道此人是個俠士臣屢蒙此人救護便將當初趕考時路過金龍寺遇凶僧陷害多虧了展昭將臣救出後來奉旨陳州放賑路過天昌鎮擒拿刺客項福亦是此人即如前日在龐吉花園破了妖魔亦是此人天子聞聽龍顏大悅道如此說來此人不獨與臣有恩他的武藝竟是超羣的了包公奏道若論展昭他有三絕第一劍法精奧第二袖箭百發百中第三他的縱躍法真有飛簷走壁之能天子聽至此不覺鼓掌大笑道朕久已要選武藝超羣的未得其人今聽卿家之言甚合朕意此人可現在否包公奏道此人現在臣的衙內天子道既如此

明日卿家將此人帶領入朝朕親往耀武樓試藝包公遵旨叩辭聖駕出了修文殿又來到內閣料理官事已畢乘轎回至開封至公堂落轎復將官事料理一番退堂進了書房包興遞茶包公叫請展爺不多時展爺來到書房包公便將今日聖上旨意一一述說明早就要隨本相入朝恭見聖駕展爺到了此時雖不愿意無奈包公已遵旨只是謙遜了幾句惟恐藝不驚人反要辜負了相爺一番美意彼此又敘談了多少時方纔辭了包相來到公所之內此時公孫策與四勇士俱已知道展爺明日引見一個個見了未免就要道喜大家又聚飲一番至次日五鼓包公乘轎展爺乘馬一同入朝伺候駕幸耀武樓合朝文武屋

從天子來至耀武樓升了寶座包公便將展昭帶往丹墀跪倒叅駕聖上見他有三旬以內年紀氣宇不凡舉止合宜龍心大悅略問了問家鄉籍貫展昭一一奏對甚是明晰天子便叫他舞劍展爺謝恩下了丹墀早有公孫策與四勇士俱各暗暗跟來將寶劍遞過展爺抱在懷中步上丹墀朝上叩了頭將袍襟略爲掖了一掖先有個開門式只見光閃閃冷森森一縷銀光翻騰上下起初時身隨劍轉還可以注目留神到後來竟使人眼花撩亂其中的删砍劈剁勾挑撥刺無一不精合朝文武以及丹墀之下衆人無不暗暗喝采惟有四勇士更爲關心仰首翹望捏着一把汗在那裡替他用力見他舞到妙處不由的甘心佩

服真不愧南俠二字展爺這裡施展平生學藝着着用意處處留心將劍舞完仍是懷中抱月的架式收住復又朝上磕頭見他面不更色氣不發喘天子大樂便問包公道真好劍法怨不得卿家誇奬他的袖箭又如何試法包公奏道展昭曾言夜間能打滅香頭之火如今白晝只好用較射的木牌上面糊上白紙聖上隨意點上三個硃點試他的袖箭不知聖意若何天子道甚合朕意誰知包公早已吩咐預備下了自有執事人員將木牌拿來天子驗看上面糊定白紙連個黑星皺紋一點沒有由不得提起硃筆隨意點了三個大點叫執事人員隨展昭去該立于何處任他自便因袖箭乃自己鍊就的步數遠近與別人的

兵刃不同展昭謀體聖意隨執事人員下了丹墀斜行約
三三十步遠近估量聖上必看得見方叫人把木牌立穩
左右俱各退後展昭又在木牌之前對着耀武樓遥拜拜
畢立起身來看准紅點翻身竟奔耀武樓跑來約有二十
步只見他將左手一揚右手便遞將出去只聽木牌上拍
的一聲他便立住脚丑對丁木牌又是一揚手只聽那邊
木牌上又是一聲拍展爺此時却改了一個卧虎勢將腰
一躬脖項一扭從胳肢窩內將右手往外一推只聽得拍
將木牌打的亂幌展爺一伏身來到丹墀之下望上叩頭
此時已有人將木牌拿來請聖上驗看見三枝八寸長短
的袖箭俱各釘在硃紅點上惟有末一枝已將木牌釘透

天子看了甚覺罕然連聲稱道真絕技也包公又奏啟上吾主展昭第三技乃縱躍法非登高不可須脫去長衣方能靈便就叫他上對面五間高閣我主可以登樓一望看的始能真切天子道卿言甚是聖上起身剛登胡梯便傳旨所有大臣俱各隨朕登樓餘者俱在樓下便有隨侍內監同身傳了聖旨包公領班慢慢登了高樓天子憑欄入坐眾臣環立左右展昭此時已將袍服脫却紮縛停當四爺趙虎不知從何處煖了一盃酒來說道大哥且飲一盃助助興提提氣展爺道多謝賢弟費心接過一飲而盡趙爺還要斟時見展爺已走出數步愣爺却自己悄悄的飲了三盃過來趨着脚兒往對面閣上觀看單說展昭到了

閣下轉身又向躍武樓上叩拜立起來他便在平地上鷺伏鶴行徘徊了幾步忽見他身體一縮腰背一躬嗖的一聲猶如雲中飛燕一般早已輕輕落在高閣之上這邊天子驚喜非常道卿等看他如何一展眼間就上了高閣呢衆臣宰齊聲誇讚此時展爺顯弄本領走到高閣柱下雙手將柱一摟身體一飄兩腿一飛噌噌噌噌順柱倒爬而上到了椽頭用左手把住左腿盤在柱上將虎體一橫右手一揚做了個探海勢天子看了連聲讚好羣臣以及樓下人等無不喝采又見他右手抓住椽頭滴溜溜身體一轉把衆人唬了一跳他却轉過左手抓住椽頭脚尖兒登定椽方上面兩手倒把下面兩脚攏步由東邊串到西邊

由西邊又串到東邊串來串去串到中間忽然把雙腳一拳用了個捲身勢往上一翻腳跟蹬定瓦隴平平的將身子翻上房去天子看至此不由失聲道奇哉奇哉這那裡是個人分明是朕的御猫一般誰知展爺在高處業已聽見便就在房上與聖上叩頭衆人又是歡喜又替他害怕只因聖上金口說了御猫二字南俠從此就得了這個綽號人人稱他爲御猫此號一傳不知緊要便惹起了多少英雄好漢人人奇特個個豪傑也是大宋洪福齊天若非這些異人出仕如何平定襄陽的大事後文慢表當下仁宗天子親試了展昭的三藝當日駕轉還宮立刻傳旨展昭爲御前四品帶刀護衞就在開封府供職包公帶領展

昭望闕叩頭謝恩諸事已畢同轉開封包公進了書房立刻叫包興備了四品武職服色送與展爺展爺連忙穿起隨着包興來到書房與包公行禮包公那裡肯受遜讓多時只受了半禮展爺又叫包興進內在夫人跟前代言就說展昭與夫人磕頭包興去了多時同來說道夫人說老爺屢蒙展老爺救護實實感謝不盡日後還要求展老爺時時幫助相爺給展老爺道喜禮是不敢當的展爺恭恭敬敬連連稱是包公又告訴他明早具公服上朝本閣替你代奏謝恩展爺謝道卑職謹依鈞命說罷退出來到公所公孫策與四勇士俱各上前道喜彼此遜讓一番大家入坐不多時擺上豐盛酒餚這是衆人與展爺賀喜的公

孫策爲首便要安席敬酒展爺那裡肯依便道你我皆知
已弟兄若如此便是拿我當外人看了大家見展爺如此
公議共敬三杯展爺領了謝過衆人彼此就坐飲酒之間
又提起今日試藝大家讚不絕口展爺再三謙遜毫無自
滿之意大家更爲佩服正在飲酒之際只見包興進來大
家讓坐包興道實實不能相陪相爺叫我來請公孫先生
來了衆人便問何事包興道方纔老爺進內吃了飯出來
便到書房叫請公孫先生不知爲着何事公孫暫向衆人
告辭同包興進內往書房去了這裡衆人納悶再也測度
不出是爲甚麼事來不多會只見公孫策出來大家便問
相爺呼喚有何台諭公孫策道不爲別的一來給展大哥

辦理謝恩摺子二來爲前在修文殿召見之時聖上說了一句幾天沒見咱家相爺如失股肱相爺因想起國家總以選拔人才爲要况有太后入宮大慶之典禮宜加一科爲國求賢呀我打個條陳摺底兒請開恩科展爺道這也是一件極好的事既如此咱們吃飯罷不可就擱了賢弟正事公孫策道一個摺底也甚容易何必太忙展爺道雖則如此相爺既然吩咐想來必是等着看呢你我朝夕聚首何爭此一刻呢公孫策聽展爺說得有理只得要飯來大家用畢離席散坐吃茶公孫先生得便來到自己屋內略爲思索提筆一揮而就交包興請示相爺看過即立刻繕寫淸楚預備明日呈遞至次日五鼓包公帶領展爺到

了朝房伺候謝恩衆人見了展爺無不悄悄議論誇讚的
又見展爺穿着簇新的四品武職服色越顯得氣宇昂昂
威風凜凜眞眞令人羡慕之中可畏可親及至聖上升殿
展爺謝過恩後包公便將加恩科的本章遞上天子看了
甚喜硃批依議發到內閣立刻出抄頒行各省所有各處
文書一下人人皆知不識後文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二十三回　洪義贈金夫妻遭變　白雄打虎甥舅相逢

且說恩科文書行至湖廣便驚動了一個飽學之人你道
此人姓甚名誰他乃湖廣武昌府江夏縣南安善村居住
姓范名仲禹妻子白氏玉蓮孩兒金哥年方七歲一家三
口度日他雖是飽學名士卻是一介寒儒家道艱難止于

糊口一日會友同來長吁短嘆悶悶不樂白氏一見不知丈夫爲着何事或者與人合了氣了便向前問道相公今日會友同來爲何不悅呢范生道娘子有所不知今日與同窗會友却未作課見他們一個個裝束行李張羅起身我便問他如此的忙迫要往那裡去同窗朋友道怎麼范兄你還不知道麼如今聖上額外的曠典加了恩科文書早已行到本省我們尚要前去赴考何况范兄呢范兄若到京時必是鰲頭獨占了是我聽了此言不覺掃興而歸娘子你看家中一貧如洗我學生焉能到得京中赴考呢說罷不覺長嘆了一聲白氏道相公原來如此據妾身想來此事也是徒愁無益妾身亦久有此意我自別了母親

今已數年之久原打算相公進京赴考時妾身意欲同相公一同起身一來相公赴考二來妾身亦可順便探望毋親無奈事不遂心家道艱難也只好置之度外罷了白氏又勸慰了丈夫許多言語范生一想原是徒愁無益之事也就只好丟開至次日清晨正在梳洗忽聽有人叩門范生連忙出去開門一看却是個知己的老朋友劉洪義不勝歡喜二人攜手進了寒屋因劉洪義是個年老之人而且爲人忠梗素來白氏娘子俱是不廻避的便上前與伯伯見禮金哥亦來拜揖劉老者好生歡喜遜坐烹茶劉老者道我今來特爲一事與賢弟商議當今額外曠典加了恩科賢弟可知道麼范生道昨日曾文去方知劉老者道

賢弟既已知道可有甚麼打算呢范生嘆道别人可瞞的老兄跟前小弟焉敢撒謊兄看室如縣磬叫小弟如今之奈何說罷不覺慘然劉老一見便道賢弟不要如此但不知赴京費用可得多少呢范生道此事說來尤其叫人爲難便將昨日白氏欲要順便探母的話說了一遍劉老者聞聽連連點頭人生莫大于孝這也是該當的如此算來約用幾何范生答道昨日小弟細細盤算若三口人一同赴京一切用度至少也得需七八十兩一時如何措辦的來呢也只好丟開罷了劉老者聞聽沉吟了半晌道既如此待我與你籌畫籌畫去儻得事成豈不是件好事呢范生連連稱謝劉老者立起身來要走范生斷不肯放是必

留下吃飯劉老者道吃飯是小事惟恐躭悞了正事容我早早回去張羅張羅事情要緊范生便不肯緊留送出柴門分別時劉老者道就是明日罷賢弟務必在家中聽我的信息說罷執手伴長而去范生送了劉老者回來心中又是歡喜又是浩嘆歡喜的是事有湊巧浩嘆的是自己艱難却又貧累朋友又與白氏娘子望空撲影的盤算了一回到了次日范生如坐針氈一般坐立不安時刻盼望好容易天將交午只聽有人叩門范生忙將門開了只見劉老者拉進一頭黑驢滿面是汗喘吁吁的進來說道好黑驢許久不騎他他就䠶起手來了一路上累的老漢通身是汗說着話一同來到屋內坐下說道幸喜事已成就

竟是賢弟的機遇一壁說着將驢上的錢又是從外面拿下來放在屋內桌上擠出兩封銀子又放在牀上說道這是一百兩銀子賢弟與弟妹帶領姪兒可以進京了范生此時眞是喜出望外便道如何用的了這許多呢再者不知老兄如何借來望乞明白指示劉老者笑道賢弟不必多慮此銀也是我相好借來的並無利息縱有利息有我一面承管再者銀子雖多賢弟只管拿去俗語說的好窮家富路我又說句不吉祥的話兒儻若賢弟落了孫山就在京中居住不必往返跋涉到了明年又是正科豈不省事總是敷餘些好范生聽了此言有理知道劉老爲人豪爽也不致謝惟有銘感而已劉老又道賢弟起身應用何

物亦當辦理范生道如今有了銀子便好辦了劉老者道旣如此賢弟便計慮明白我今日也不回去了同你上街辦理行裝明日極好的黃道日期就要起身了好范生便同劉老者牽了黑驢出柴門竟奔街市製辦行莊白氏在家中亦收拾起身之物到了晚間劉老與范生回來一同收拾行李直鬧到三鼓方歇所有粗使的傢伙以及房屋俱托劉老者照管劉老者上了年紀之人如何睡的着范生又惦念着明日行路也是不能安睡二人閑談劉老者便囑咐了多少言語范生一一謹記剛到黎明車子便來急將行李裝好白氏拜別了劉伯伯不覺淚下毋子二人上車劉老者便道賢弟我有一言奉告指着黑驢道此驢

乃我蓄養多年因他是個孤蹄恐妨主人我今將此驢奉送賢弟遇便將他賣了另買一頭騎上京去便了范生道既蒙兄賜不敢推辭賣是斷斷不賣的人生窮通有命顯晦因時皆有定數豈在一畜未聞有畜類而能妨人者兄勿多疑劉老聽了歡喜道弟吾眞達人也范生拉了累下出柴門二人把握難割難捨不忍分離范生哭的連話也說不出來還是劉老者硬着心腸道賢弟請乘騎恕我不遠送了說罷竟自進了柴門范生只得含悲去了這裡劉老者封鎖門戶照看房屋這且不表單言范生一路赴京無非是曉行夜宿饑餐渴飲却是平平安安的到了京都找了住所安頓家小范生就要到萬全山尋找岳母去倒

是白氏攔住道相公不必太忙原爲的是科場而來莫若場後諸事已畢再去不遲一來別了數年到了那裡未免有許多應酬又要分心目下且養心神候場務完了我母子與你同去二來相別許久何爭此一時范生聽白氏說的有理只得且料理科考投文投卷到場期已近却是奉旨欽派包公首相的主考真是至正無私利弊全消范生三場完竣甚是得意因想妻子同來原爲探望岳母場前賢妻體諒于我恐我分心勞神遲到至今我若不體諒賢妻他母子分別數載之久今離咫尺不能使他母子相逢豈不顯得我過于情薄了麼于是備上黑驢覓了車輛言明送至萬全山朗回夫妻父子三人鎖了寓所的門一

直竟奔萬全山而來到了萬全山將車輛打發回去便同妻子入山尋找白氏娘家以爲來到便可以找着誰知問了多少行人俱各不知范生不由的煩躁起來後悔不該將車打發回去原打算旣到了萬全山總然再有幾里路程叫妻子乘驢抱了孩兒自已也可以步行他却如何料的到竟會找不着呢因此便叫妻子帶同孩兒在一塊青石之上歇息將黑驢放青齕草自已便放開脚步一直出了東山口逢人便問並無有一個知道白家的心中好生氣悶又記念着妻子更搭着兩腿酸疼只得慢慢踱將回來及至來到青石之處白氏娘子與金哥俱各不見了這一驚非同小可只急得眼似鑾鈴四下瞭望那裡有個人

兒呢到了此時不覺高聲呼喚聲音響處山鳴谷應卻有誰來答應喚彀多時聲啞口乾也就沒有勁了他就坐在石上放聲大哭正在悲慘之際只見那邊來個年老的樵人連忙上前問道老丈你可曾見有一婦人帶領個孩兒麼樵人道見可見個婦人幷沒有小孩子范生即問道這婦人在那裡樵人搖首道說起來凶的狠呢足下你不曉得離此山五里遠有一村名喚獨虎莊莊中有個威烈侯名叫葛登雲此人凶悍非常搶掠民間婦女方纔見他射獵回來見馬上馱一個啼哭的婦人竟奔他莊內去了范生聞聽忙忙問道此莊在山下何方樵人道就在東南方你看那邊遠遠一叢樹林那裡就是范生聽了一看也不

作別竟飛跑下山投莊中去了你道金哥爲何不見只因葛登雲帶了一羣豪奴進山搜尋野獸不想從深草叢中趕起一隻猛虎虎見人多各執兵刃不敢揚威他便跑下山來恰恰從靑石經過他就一張口把金哥叼去就將白氏嚇的昏暈過去正遇葛登雲趕下虎來一見這白氏他便令人馱在馬上回莊去了那虎往西去了連越兩小峰不防那邊樹上有一樵夫正在伐柯忽見猛虎啣一小孩也是急中見識將手中板斧照定虎頭拋擊下去正打在虎背之上那虎猛然被斧擊中將腰一塌口一張便將小兒落在塵埃樵夫見虎受傷便跳下樹來手急眼快拉起扁担照着虎的後胯就是一下力量不小只聽吼的一聲

那麂蹤過嶺去樵夫忙將小兒扶起抱在懷中見他還有氣息看了看雖有傷痕卻不甚重呼喚多時漸漸的甦醒過來不由的滿心歡喜又恐再遇野獸不是當耍的急急摟定小兒先尋着板斧插在腰間然後提了扁担步下山來一直竟奔西南進了八寳村走不多會到了自巳門首便呼道母親開門孩兒回來了只見裡面走出一個坐白頭髮的婆婆來將門開放不覺失聲道噯喲你從何處抱了個小兒回來樵夫道母親且到裡面再爲細述婆婆接過扁担開了門戶樵夫進屋將小兒輕輕放在牀上自巳拔去板斧向婆婆道母親可有熱水取些來婆婆連忙拿過一盞樵夫將小兒扶起叫他喝了點熱水方纔轉過氣

來噯喲一聲道唬死我了此時那婆婆亦來看覷見他雖有塵垢卻是眉清目秀心中疼愛的不知要怎麼樣纔好那樵夫便將從虎口救出之話說了一回那婆婆聽了又不勝驚駭便撫摩着小兒道你是虎口餘生將來造化不小富貴綿長休要害怕慢慢的將家鄉住處告訴于我小兒道我姓范名叫金哥年方七歲婆婆見他說話明白又問他可有父母沒有金哥道父母俱在父名仲禹母親白氏婆婆聽了不覺詫異道你家住那裡金哥道我不是京都人乃是湖廣武昌府江夏縣安善村居住婆婆聽了連忙問道你母親莫非乳名叫玉蓮麼金哥道正是婆婆聞聽將金哥一摟道噯喲我的乖乖呀你可疼煞我也說罷

就哭起來了金哥怔了不知爲何旁邊樵夫道我告訴你你不必發怔我叫白雄方纔提的玉蓮乃是我的同胞姐姐這婆婆便是我的母親金哥道如此說來你是我的母舅你便是我的外祖母了說罷將小手兒把婆婆一摟也就痛哭起來要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二十四回　受亂棍范狀元瘋顛　貪多杯屈鬍子喪命

且說金哥認了母舅與外祖母摟着痛哭白雄含淚勸慰多時方纔住聲白老安人道既是你父母來京爲何不到我這裡來金哥道皆因爲尋找外祖母我纔被虎刁去便將父親來京赴考母親順便探母是我父母商議定于場後尋找外祖母故此今日至萬全山下誰知問人俱各不

知因此我與母親在青石之上等候爹爹出東山口找尋去了就在此時猛然出來一個老虎就把我刁着走了我也不知道了不想被母舅救到此此間只是我父母不知此時哭到甚麽地步豈不傷感壞了呢説罷又哭起來了白雄道此處離萬全山有數里之遥地名八寳村你等在東山口找尋如何有人知道呢外甥不必啼哭今日天氣已晚待我明日前往東山口找尋你父母便了説罷忙收拾飯食又拿出刀傷藥來白老安人與他撣塵梳洗將藥敷了傷痕又怕他小孩子家想念父母百般的哄他到了次日黎明白雄拔了板斧提着扁担竟奔萬全山而來到了青石之傍左右顧盼那裡有個人影兒正在瞭望忽見那

邊來了一人頭髮蓬鬆血漬滿面左手提着衣襟右手執定一隻朱履慌慌張張竟奔前來白雄一見纔待開言只見那人舉起鞋來照着白雄就打說道好狗頭呀你打得老爺好你殺得老爺好白雄急急閃過仔細一看却像姐丈范仲禹的模樣及至問時却是瘋顛的言語並不明白白雄忽然想起我何不回家背了外甥來叫他認認呢因說道那瘋漢你在此略等一等我去去便來他就直奔八寶村去了你道那瘋漢是誰原來就是范仲禹只因聽了老樵人之言急急趕到獨虎莊硬向威烈侯門前要他的妻子可恨葛賊暗用穩軍計留下范生到了夜間說他無故將他家人殺害一聲喝令一頓亂棍將范生打的氣幾

而亡他卻叫人弄個箱子把范生裝在裡面于五鼓時抬至荒郊拋棄不想路上遇見一羣報錄的人將此箱刼去這些報錄的原是報范生點了頭名狀元的因見下處無人封鎖着門問人時說范生合家俱探親往萬全山去了因此他等連夜趕來偶見二人抬定一隻箱子以為必是黃夜竊來的又在曠野之間倚仗人多便將箱子刼下抬箱子人跑了衆人算發了一注外財抽去繩槓連忙開看不料范生死而復蘇一挺身跳出箱來拿定朱履就是一頓亂打衆人見他披髮帶血情景可怕也就一鬨而散他便踉踉蹌蹌信步來至萬全山恰與白雄相遇再說白雄回到家中對母親說知背了金哥急往萬全山而來及至

來到瘋漢早已不知往那裡去了白雄無可如何只得背了金哥回韓家中他却不辭辛苦問明了金哥在城內何方居住從八寶山村要到城中也有四十多里他那管遠近一直竟奔城中而來到了范生下處一看却是仍然封鎖眞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忽聽得市之上人人傳說新科狀元范仲禹不知去向他一聽見滿心歡喜暗道他既已中了狀元自然有在官人役訪查我尋必是要有下落的了且自回家報了喜信我再細細盤問外甥一番便了白雄自城內回家見了母親備述一切金哥聞聽父母不知去向便痛哭起來白老安人歡慰多時方纔住聲白雄便細細盤問外甥金哥便將母子如何坐車父親騎驢到

了山下如何把驢放青齦草我毋子如何在青石之上等候我父親如何出東山口打聽此時就被虎叼了去的話說了一遍白雄都一一記在心間等次日再去尋找便了你說白雄這一天辛苦來回跑了足有一百四五十里也真難爲他只顧說他這一邊的辛苦就落了那一邊的正文野史有云一張口難說兩家話真是果然就是他辛苦這一天便有許多事故在內你道何事原來城中鼓樓大街西邊有座興隆木廠却是山西人開張弟兄二人哥哥名叫屈申兄弟名喚屈頁屈申長的相貌不揚又搭着一嘴巴扎煞鬍子人人皆稱他爲屈鬍子他最愛杯中之物每日醺醺因此又得了個外號兒叫酒麯子他雖然好喝

却與正事不悞又加屈申幫助把個買賣做了個鐵桶相似甚為興旺因爲全山南便是木商的船廠這一天屈申與屈申商議道聽說新貨已到集子要到那裡看看如若對勁兒咱便批下些豈不便宜呢屈申也甚願意便拿搭褳錢數子裝上四百兩紋銀備了一頭醬色花白的叫驢此驢最愛趕羣路上不見驢他不好生走若見了驢他就追也是慣了的毛病兒屈申接過銀子搭褳搭在驢鞍上面乘上驢竟奔萬全山南到了船廠木商彼此相熟看了多少木料行市全然不對買賣中的規矩交易不成仁義在雖然木料沒批酒餚是要預備的屈申一見了酒不覺鉤起他的饞蟲來了左一杯右一杯說也有笑也有竟自

樂而忘歸猛然一抬頭看了看日色已然平西了他便忙了道樂子還合要進淨城沉呢天晚萬咧拉天晚咧說着話便起身作揖拱腰兒連忙拉了醬色花驢竟奔萬全山而來他越着急驢越不走左一鞭右一鞭罵道濯八日的臭屎蛋養軍千日用在一朝老陽兒眼看着没拉你合合我鬧哩哩呆呢話未說完忽見那驢兩耳一支愣嗎的一聲就叫起來四個蹄子亂撒飛跑屈申知道他的毛病必是聽見前面有叫驢與他必要追因此攏住扯手由他跑去倒底比鬧哩哩呆强誰知跑來跑去果見前面有一頭驢他這驢一見便將前蹄揚起連磞代跳屈申坐不住撒心顧着驢屁股掉將下來連忙爬起用鞭子亂打一回只

得揪住嚼子將驢帶轉拴在那邊一株小榆樹上過來一看却是一頭黑驢鞍韂俱全這便是昨日范生騎來的黑驢放青齦草迫促之際將他撇下黑驢一夜未吃麩料信步由韁出了東山口外故在此處仍啃青屈申看了多時便嚷道這是誰的黑驢連嚷幾聲並無人應自已說道好一頭黑驢又瞧了瞧口纔四個牙膘滿肉肥而且鞍韂鮮明屈申暗想道趁着無人樂子何不換他娘的即將錢搭子拿過來搭在黑驢身上一扯扯手翻身上去只見黑驢迤迤迤迤却是飛快的好走見屈申心中歡喜以為得了便宜忽然見天氣改變狂風驟起一陣黃沙打的二目難睜此時已有掌燈時候屈申心中躊躇道這光景城是進

不去了我還有四百兩銀營子這可怎咱的好前面萬全
山若遇見個打悶夢棍的那纔是糟早兒糕呢只好我個
人仍家借個宿休兒心裡想着只見前面有個褡褳坡兒
南上坡忽有燈光屈串便下了黑驢拉到上坡來到一前
忽聽裡面有婦人說道嫁漢嫁漢穿衣吃飯有把老婆餓
起來的嗎又聽男子說話道你餓着誰又吃甚麼來呢婦
人接着說道你沒吃甚麼你倒灌喪黃湯子了男子又道
誰不叫你也喝呢婦人道我要會喝我早喝了既弄不來
不知糴柴米你先張羅你的酒男子道這雖說也是我的
口頭福兒婦人道既要吃現成兒的索性明兒我擇了你
吃爽利叫你享享福兒男子道你別胡說我雖窮可是好

朋友婦人道街市上那有你這樣的好朋友呢屈申聽至
此暗道這個婦人纔是薄哥兒們呢欲待不敲門看了看
四面黑別處又無燈光只得用鞭子敲戶道借光官兒尋
個休兒裡面却不言語了屈申又叫了半天方聽婦人問
道找誰的屈申道我是行路的因天黑賀了借光官兒尋
個休兒明兒重禮相謝婦人道你等等又遲了半天方見
有個男子出來打着一個燈籠問道做甚嗎的屈申作個
揖道我是個走路兒的因天晚萬咧拉難以行走故此驚
動借個休兒明兒重禮相謝男子道原來如此這有甚麼
兒請到家裡坐屈申道我還有一頭驢男子道只管拉進
來將驢子拴在東邊樹上便持燈引進來讓至屋內屈申

提了錢箱子隨在後面進來一看却是兩明一暗三間草房屈申將箱子放在炕上從新與那男子見禮那男子還禮道茅屋草舍掌櫃的不要見笑屈申道好說好說男子便問尊姓在那裡發財屈申道姓屈名叫屈申在城裡鼓樓大街開着個興隆木廠我還沒領教教你老貴姓信男子道我姓李名叫李保屈申道原來是李大哥失敬失敬李保道好說好說屈大哥久仰久仰你道這李保是誰他就是李天官派了跟包公上京赴考的李保後因包公罷職他以為包公再沒有出頭之日因此將行李銀兩拐去逃走每日花街柳巷花了不多的日子便將行李銀兩用盡流落至此投在李老兒店中李老

見夫妻見他勤謹小心膝下又無兒子只有一女便將他招贅作了養老的女婿誰知他舊性不改仍是嫖賭吃喝生生把李老兒夫妻氣死他便接過店來更無忌憚放蕩自由加着李氏也是個好吃懶做的女人不上一二年便把店踢了後來鬧的實在無法就將前面傢伙等項典賣與人又將房屋拆毀賣了拆貨只剩了三間草房到今日落得一貧如洗偏偏遇見倒運的屈申前來投宿當日李保與他攀話見燈內無油立起身來向東間掀起破布簾子進內取油只見他女人悄悄問道方纔他往炕上一放咕咚一聲是甚麼李保道是個錢褡子婦人歡喜道活該咱家要發財李保道怎見得婦人道我把你這傻兔子他

單單一個錢數子而且沉重那必是硬頭貨了你如今問他會唱不會唱他若會唱此事便有八分了有的是酒你費力的將他灌醉了自有道理李保會意連忙將油罐子拿出來添上燈撥的亮亮兒的他便大哥長大哥短的問話說到熱鬧之間便問屈大哥你老會唱不會一句話問的個屈申口角流涎饞不可解答道這倆半夜三更的那裡討酒喝哈呢李你道現成有酒實對大哥說我是最愛喝的屈申道對勁呀兒我也是愛唱的咱兩個竟是知己的好朋友了李保說着話便溫起酒來彼此對坐一來屈申愛唱二來李保有意一讓兩讓連三讓便把個屈申灌的酩酊大醉連話也說不出來了前仰後合他把錢數

子往裡一推將頭剛然枕上便呼呼酣酣此時李氏已然出來李保悄悄說道他醉是醉了只是有何方法呢婦人道你找繩子來李保道要繩子做甚麼婦人道我把你這獃瓜日的將他勒死就完了事咧李保搖頭道人命關天不是頑的婦人發怒道既要發財却又膽小鬆王八難道老娘就跟着你挨餓不成李保到了此時也顧不得天理昭彰便將繩子拿來婦人已將破炕桌兒挪開見李保頭顫彩跳知道他不能下手惡婦便將繩子奪過來連忙上炕繞到屈申裡邊輕輕見的從他枕的錢數之下遞過繩頭慢慢拴過來緊了一扣一點手將李保叫上炕來將一頭遞給李保攏住了繩子兩個人往兩下裡一勒婦人又

將腳一登只見屈申手腳扎煞李保到了此時雖然害怕也不能不用力了不多時屈申便不動了李保也就癱了這惡婦連忙將錢褡子抽出伸手掏時見一封一封的却是八包滿心歡喜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十五回　白氏還魂陽差陰錯　屈申附體醉死夢生

且說李保夫婦將屈申謀害李氏將錢褡子抽出伸手一封一封的掏出攜燈進屋將炕面揭開藏於裡面二人出來李保便問屍首可怎麼樣呢婦人道趁此夜靜無人背至北上坡拋於崗後又有誰人知曉李保無奈叫婦人仍然上炕將屍首扶起李保背上纔待起身不想屈申的身體甚重連李保俱各栽倒復又站起來盡力的背婦人悄

悄的開門左右看了看說道趁此無人快背着走罷李保
背定竟奔北上坡而來剛然走了不遠忽見那邊有個黑
影兒一愰李保覺得眼前金花亂迸寒毛皆乍身體一閃
將死屍摔於地上他便不顧性命的往南上坡跑來只聽
婦人道在這裡呢你往那裡跑李保喘吁吁的道把我唬
糊塗了剛然到北上坡不遠誰知那邊有個人因此將屍
首擲于地上就跑回來了不想跑過去了婦人道這是你
疑心生暗鬼你忘了北上坡那棵小柳樹兒了你必是拿
他當作人了李保方纔省悟連忙道快關門罷婦人道門
且別關還沒有完事呢李保問道還有甚麼事婦人道那
頭驢怎麼樣留在家中豈不是個禍胎麼李保道是呀依

你怎麽樣婦人道你達這麽個主意也沒有把他轟出去就完了李保道豈不可惜了的婦人道你發了這麽些財還稀罕這個驢李保聞聽連忙到了院裡將偏韁解開拉着往外就走驢子到了門前再不肯走好狠婦人提起門閂照着驢子的後胯就是一下驢子負痛往外一竄李保順手一撒婦人又將門閂從後面一戳那驢子僨跑下坡去了惡夫婦進門這纔將門關好李保總是心跳不止倒是婦人坦然自得並教給李保明日依然照舊只管井邊汲水儻若北上坡有人看見死屍你只管前去看看省得叫别人生疑心俟事情安靜之後咱們再慢慢受用你說這件事情作的乾淨不乾淨嚴密不嚴密婦人一片話說

的李保也壯起膽來說着話不覺的雞已三唱天光發曉路上已有行人有一人看見北上坡有一死屍首便慢慢的積聚多人就有好事的給地方送信地方聽見本段有了死屍連忙跑來見脖項有繩子一條却是極鬆的並未環扣地方看了道原來是被勒死的衆位鄉親大家照看些好歹別叫野牲口嚼了我找我們夥計去叫他看着我好報縣地方囑託了衆人他就往西去了剛然走了數步只聽衆人叫道苦頭兒苦頭兒回來回來活咧活咧苦頭兒回頭道別頑笑吓我是燒心的事你們這是甚麼勁兒呢還打我的糠登子衆人道真的活咧誰合你頑笑呢苦頭聽了只得回來果見屍首舉手蹬腳動彈真是蘇醒了

連忙將他扶起盤上雙腿遲了半晌只聽得噯喲一聲氣息甚是微弱苦頭在對面蹲下便問道朋友你甦醒甦醒有甚麼話只管對我說只見屈申微睜二目看了看苦頭見又瞧了瞧眾人便道所你等是甚麼人為何與奴家對面交談是何道理還不與我退後些說罷將袖子把面一遮聲音極其嬌嚦眾人看了不覺笑將起來說道好個奴家好個奴家苦頭見忙攔道眾位鄉親別笑這是他剛然甦醒神不守舍之故眾位壓靜待我細細的問他眾人方把笑聲止住苦頭見道朋友你被何人謀害是誰將你勒死的只管對我說只見屈申羞羞慚慚的道奴家是自己懸樑自盡的並不是被人勒死的眾人聽了亂說道這朋

是被人勒死的如何說是吊死的旣是吊死怎麽能彀項
背繩子躺在這裡呢苦頭兒道衆位不要多言待我問他
便道朋友你爲甚麽事上吊呢只聽屈申道奴家與丈夫
見子探望母親不想遇見甚麽威烈侯將奴家搶去藏閉
在後樓之上欲行苟且奴假意應允支開了了鬟自盡而
死苦頭兒聽了向衆人道衆位聽見了便伸個大拇指頭
來其中又有這個主兒這個事情怪呀看他的外面與他
所說的話有點底臉兒不對呀正在詫異忽然腦後有人
打了一下子苦頭兒將手一莫要哟道這是誰呀回頭一
看見是個瘋漢拿着一隻鞋在那裡趕打衆人苦頭兒趕
從道大清早起一個倒臥鬧不淸又挨了一鞋底子好生

的晦氣忽見屈申說道那拿鞋打人的便是我的丈夫求眾位爺們將他攏住眾人道好朋友這個腦袋撲兒你還有丈夫呢正在說笑忽見有兩個人扭結在一處一同拉着花驢高聲亂喊地方地方我們是要打定官司了苦頭發狠道眞他媽的我是甚麼時氣見一宗不了又一宗只得上前說道二位鬆手有話慢慢的說你道這二人是誰一個是屈良一個是白雄只因白雄昨日回家一日黎明又到萬全山出東山口各處找尋范爺忽見小榆樹上拴着一頭醬色花驢白雄以爲是他姐夫的驢子只因金哥沒說是黑驢他也沒問是甚麼毛片有了驢子便可找人因此解了驢子牽着正走恰恰的遇見屈良屈良因哥哥

一夜未回又有四百兩銀子甚不放心因此等城門一開急急的趕來要到船廠詢問不想遇見白雄拉着花驢正是他哥哥屈申騎坐的他便上前一把揪住道你把我們的驢拉着到那裡去我哥哥呢我們的銀子呢白雄聞聽將眼一瞪道這是我親戚的驢子我還問你要我的姐夫姐姐呢彼此扭結不放是要我地方打官司呢恰好巧遇地方他只得上前說道二位鬆手有話慢慢的說不料屈良他一眼瞧見他哥哥席地而坐便嚷道好了好了這不是我哥哥麼將手一鬆連忙過來說道我哥哥你怎的在此呢脖子上怎的又拴着繩子呢忽聽屈申道呸你是甚等樣人竟敢如此無禮還不與我退後屈良聽他哥竟是

婦人音聲也不是山西口氣不覺納悶道你這是怎的了呢咱們山西人是好朋友你這個光景以後怎的見人呢忽見屈申向着白雄道你不是我兄弟白雄麽哎喲兄弟呀你看姐姐好不苦也到把個白雄聽了一怔忽然又聽衆人說道快閃開快閃開那瘋漢又回來了白雄一看正是前日山內遇見之人又聽見屈申高聲說道兄弟那邊是你姐夫范仲禹快些將他攔住白雄到了此時也就顧不得了將花驢偏韁遞給地方他便上前將瘋漢揪了個結實大家也就相幫攏住苦頭兒便道這個事情我可鬧不清你們二位也不必分爭只好將你們一齊送到縣裡你們那裡說去罷剛說至此只見那邊來人苦頭兒便

道快來罷我的太爺你還慢慢的蹭呢只聽那人道我纔聽見說趕着就跑了來咧沓頭道牌頭你快快的找兩輛車來那個是被人謀害的不能走這個是個瘋子還有他們兩個俱是事中人快快去罷老牌頭聽了連忙轉去不多時果然找了兩輛車來便叫屈申上車屈申偏叫白雄攙扶白雄却又不肯還是大家說着白雄無奈只得將屈申攙起見他兩隻大脚了見彷彿是小小金蓮一般扭扭捏捏一步挪不了四指見的行走招的衆人大笑屈良在旁看着實在臉上磨不開惟有嗐聲歎氣而已屈申上了車屈良要與哥哥同車反被屈申叱下車來却叫白雄坐上屈良只得與瘋漢同車又被瘋漢腦後打了一鞋底子

打下車來及至要騎花驢地方又不讓說此驢不定是你的不是你的還是我騎着爲是屈良無可奈何只得跟着車在地下跑竟奔祥符縣而來正走中間忽然來了個黒驢花驢一見就追地方在驢上緊勒扯手那裡勒得住幸虧屈良步行連忙上前將嚼子揪住道你不知道這個驢子的毛病兒他慣鬧騷兒見驢就追說着話見後面有一黒矮之人做着衣襟跟着一個伴當緊跟那驢往前去了你道此人是誰原來是四爺趙虎只因包公爲新科狀元遺失八朝奏明天子卽着開封府訪查剛然下朝只聽前面人聲喧嘩包公便吩咐落轎底立刻打杵問前面爲何喧嚷包興等俱各下馬連忙跑去問明原來有個黒驢鞍轡

俱全並無人騎着竟奔大轎而來板棍擊打不開包公聽罷暗暗道莫非此驢有些冤枉麽吩咐不必攔阻看他如何兩旁執事左右一分只見黑驢奔至轎前可煞作怪他將兩隻前蹄一屈望着轎將頭點了三點衆人道怪包公看的明白便道那黑驢你果有冤枉你可頭南尾北本閣便派人跟你前去包公剛然說完那驢便站起轉過身來果然頭南尾北包公心下明白即喚了聲來誰知道趙虎早已欠着脚兒靜聽估量着相爺必要叫人剛聽個來字他便趕至轎前包公即吩咐跟隨此驢前去查看有何情形異處禀我知道趙爺奉命下來那驢便在前引路愣爺緊緊跟隨剛然出了城趙爺已跑的吁吁帶喘只得我塊

石頭坐在上面歇息只見自巳的伴當從後面追來滿頭
是汗喘着說道四爺要巴結差使也打算打算兩條腿跟
着四條腿跑如何趕的上呢黑驢呢趙爺說他在前面跑
我在後面追不知他往那裡去了伴當道這是甚麼差使
呢沒有驢子如何交差呢正說着只見那黑驢又跑回來
了四爺便向黑驢道呀呀呀你果有寃枉你須慢着些兒
走我老趙方能趕的上不然我騎你幾步再走幾步如何
那黑驢果然搖耳擺蹄的不動四爺便將他騎上走了幾
里不知不覺就到萬全山的搭褳坡那驢一直奔了北上
坡去了四爺走熱了敞開衣襟跟定黑驢亦到萬全山見
是廟的後墻黑驢站着不動此時伴當已來到了四面觀

毫無形跡可疑之處主僕二人心中納悶忽聽見廟牆之內喊叫救人四爺聽見便叫伴蹲伏着身子四爺登定肩頭伴當將身往上長四爺把住牆頭將身一縱上了牆頭往裡一看只見有一口薄木棺材棺蓋倒在一傍那邊有一個美貌婦人按着老道廝打四爺不管高低便跳下去趕到跟前問道你等男女授受不親如何混纏廝打只聽婦人說道樂子被人謀害圖了我的四百兩銀子不知怎的樂子就跑到這棺材裡頭來了誰知老道他來打開棺材蓋不知他安着甚麽心我不打他怎的呢趙虎道既如此你且放他起來待我問他那婦人一鬆手站在一傍老道爬起向趙爺道此廟乃是威烈侯的家廟昨日抬

了一口棺材來說是主管葛壽之母病故叫我即刻埋葬只因目下禁土暫且停于後院今日早起忽聽棺內亂響是小道連忙將棺蓋撬開誰知這婦人出來就將我一頓好打不知是何原故趙虎聽老道之言又見那婦人雖是女形却是像男子的口氣而且又是山西口音說的都是圖財害命之言四爺聽了不甚明白心中有些不耐煩便道俺老趙不管你們這些閑事我是奉包老爺差遣前來尋蹤覓跡你們只好隨我到開封府說去說罷便將老道束腰絲縧解下就將老道拴上拉着就走叫那婦人後面跟隨繞到廟的前門拔去插門開了山門此時伴當已然趕驢來到不知出得廟門有何事體且聽下回分解